

书评

《金山作客：吉兰丹水月宫及其观音信仰》

Discovering The Goddess of Mercy in Swee Nyet Temple of Pulai, Kelantan

廖筱纹，《金山作客：吉兰丹水月宫及其观音信仰》，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2020

黄薇诗*

(WONG Wai Shee)

《金山作客：吉兰丹水月宫及其观音信仰》为新纪元大学学院廖文辉教授主持的马来西亚地方志系列丛书之一。作者廖筱纹目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本书雏形原为作者十年前的硕士论文，在这基础上又补充了她于读博期间回访水月宫时所收集的材料，前后包括绪论与结论，终以八个章节成书。作为地方志研究，本书记载着吉兰丹布赖村客籍华人的信仰与文化。作者以民俗学视角巨细靡遗地展示水月宫观音诞庆典的仪式过程，从中体现了村民对水月宫信仰文化的虔诚崇拜。《金山作客：吉兰丹水月宫及其观音信仰》主要考察布赖村水月宫观音诞辰的庆祝仪式，从中记载并分析布赖客籍华人民俗信仰的特色及演变。作者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水月宫观信仰文化及历史变迁中的水月宫发展，从而反映出当地华人社会信仰内涵及其社群特质。

本书第一章追溯水月宫信仰与神明源流，第二至第四章则围绕观音诞讲述其祭拜仪式以及符号阐释。作者硕士专业为民俗学，此书也以民俗学常见的融入式观察法亲身参与村民的祭拜仪式，透过民族志细致入微的书写方式，带领读者全程“观看”祭拜仪式，同时也不忘对各种仪式进行解读。和其他华人民间信仰移植本土的原因雷同，水月宫信仰移植南洋的也起始于华工南下谋生。移植他乡多年的传统信仰揭示了村民早期对水月宫信仰文化的崇拜是基于对信仰慰藉的需求。布赖村是依傍在加腊士河金矿产区的华人村庄，尽管地理位置偏僻，但也吸引了以淘金业为主的客家人选择到此地定居。山谷地势的险峻、淘金的风险加上外来者的无助与不安，村民唯有仰赖着家乡的神明保佑，度过那些艰辛岁月。

* 黄薇诗博士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电邮地址：waishee.wong@newera.edu.my

又因采矿事业，布赖村民至少两次卷入马来政治斗争中，后经历二战遭遇日军以飞机大炮报复式轰炸、在英军反共时期成为英军与马共角力的磨心等事，迫使村民数次离村而去。信仰提供人民精神上的慰藉，正因为居民心中对水月宫及观音信仰的信赖，居民也能从数次的出走，到最后依然选择返回布赖村。至今，村民对水月宫信仰文化的崇祀依旧根深蒂固，他们仍然存有对信仰慰藉的需求，加上村里仍流传着水月宫的灵验传说，村民对水月宫信仰文化并没有随着时代变迁而淡化。反之，透过神诞庆典仪式形成一种认同感，加强村民的凝聚力。而随着村里年轻一辈随着长辈投入到神诞准备工序的这一过程中，无形之间也成就了水月宫信仰文化的代代相传。

另一方面，水月宫也是布赖人用以强调自身文化与族群认同的标志。庙宇与信仰是海外华人强调自身文化与族群认同的一种展示，布赖村位处于四周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族群居的山谷地区，在外来文化与信仰包围的情况下，村民对水月宫文化信仰的坚持与保护其实也是一种身份的自我认同。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布赖人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空间里，他们必须恪守自身的传统文化，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存信念，只有坚持自己特有的本土文化特征，才不会被强势的异文化轻易同化”。（页257-258）信仰的祭拜仪式除了展示斯人对神明的尊重，其实村民也是透过相互合作配合共同塑造出以信仰为核心的想象的共同体。即是同为华人，对信仰文化的差异也能在同群体之间制造出“他者”，形成以宗教信仰为边界的“我者”，从中将布赖人与其他华人作为区分，也更加巩固了布赖人的地域性认同。相比附近的华人，那些久居外地，但每年回乡参与观音诞的村民显然更符合“我者”的条件。

若作者著书意为搜集与保存民间信文化供后人参考，使命于第四章已达成。然而，作者在此书中补充论她对水月宫手抄文献〈观音佛母华诞助缘序文〉与《水月宫青词文献抄本》的考证与诠释，对探究水月宫的渊源与祭祀演变深具意义。文中第五、六章的加入显示作者对布赖水月宫的研究立意更为深远，她不仅试图呈现出水月宫观音诞庆典仪式最原始与完整的面貌，也试图以历史学对文献考证与诠释的研究方法，考究水月宫观音信仰的历史溯源及其转变。事实上，第五章节的书写对水月宫历史书写至关重要。作者在博士期间曾回访水月宫并获得水月宫理事首肯，获得〈观音佛母华诞助缘序文〉与《水月宫清词文献抄本》两份文献材料。据作者所言，在她对水月宫所作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并无发现水月宫的创建碑刻，或修缮纪事碑记。而作者在田野考察中发现的这两份文献对水月宫历史研究非常有价值。

作者凭着其敏锐的学术触觉意识到这两份文献对解释水月宫缘起、祭祀神明以及仪式传承有着重要意义。作者认为〈观音佛母华诞助缘序文〉至少在清代中晚期，此序文便作为水月宫向信众寻求水月宫观音祭典缘捐的宣传文本广传，而文宣内容反映了水月宫的创建及其信仰宣传方式。此外，作者也从《水月宫清词文献抄本》论述布赖村历史变迁与水月宫信仰祭祀的变化，在此举例一二。首先，从祈雨表文显示布赖村从早期客家族群于此地淘金谋生到后来以农业为主的职业变迁。其二，青词中不见“三奶娘娘”一词，反而提及“妈祖”或“妈祖诞”，从而引起作者对水月宫三奶娘娘源自闾山派的说辞存疑，由此推论出三奶娘娘系出“妈祖信仰”的可能性。其三、青词中也有针对动荡的年代而趁观音诞以“血状”申奏玉帝或东海龙王的奏文，此青词内

容还原了布赖村民面对大时代悲剧的状况与无助，也是研究吉兰丹华人史与地方志研究的好材料。

民俗研究中祭神仪式与庙宇都蕴含着宝贵的资料，作者借助对观音神诞仪式的参与式观察以及第二次回访所获得的宝贵材料，还提出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研究成果，那便是水月宫神明受供奉的先后顺序的问题。作者在梳理与考证文献的过程中，推论出水月宫最早的主祀神明应该是观音娘娘与妈祖（天后信仰体系），而非前人研究所述的三奶夫人。加之，有关三奶夫人最原始的身份应是天后信仰当中的妈祖，因吉兰丹华人多有崇信道教的风俗，以致妈祖信仰与道教闾山派的三奶夫人信仰融合一体。这样演变是有趣的，也与当地历史与环境因素息息相关。妈祖天后作为海上女神受到沿海地区的民众崇拜，而妈祖文化也随着民众的流动移植海外。如果单纯从宗教与信仰脉络对三奶夫人进行研究，难以观察水月宫最早的祭祀神明以及神明的变化。作者透过对吉兰丹华人历史的脉络梳理，结合布赖村经济与地理环境变迁等因素，从而对水月宫神明顺序给予更全面且合理的解释。

本著作也存在瑕不掩瑜的不足。本文在框架的谋篇布局上切割痕迹明显，前半部以论述祭祀仪式为主，后半部则专注于文献分析，但其实在内容上存在可融会贯通或可置于同一标题下讨论的可能。然而框架结构的泾渭分明，使得作者在论述相似的主题时，需要重复前文已叙述的内容。当然，因本书著述时间的不同，无论是写作立意或研究视角皆有所差异，难以不露痕迹地将两次书写完美结合在一个框架里。其次，作者在第六章与结论部分过于面面俱到，从吉兰丹华人历史文化论及水月宫信仰文化的社会功能性，当中不乏值得展开论述的问题却点到即止，较为遗憾。

就目前学界对布赖村的研究与记录，不少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仪式等各种视角切入，对布赖村研究贡献不少研究成果，却没有一本著作从宗教信仰视角切入，论述布赖人的信仰面貌。在村民的生活与信仰高度结合的现象之下，作者选择了从信仰仪式的视角考究布赖人对水月宫信仰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与此同时，本研究也道出了布赖历史和人们生活变迁的痕迹。历史的宏观面貌是由各个微小却更贴近真实的微观面貌所组成，《金山作客》这本犹如布赖村历史的一侧面记叙，为布赖地方志研究添砖加瓦，是本研究的一大贡献。